



麦饭

□袁永辉

在我们“60后”童年的记忆中,初夏是农民最忙碌的时节,形似半岛的江海大地上,湿热的空气使人倍感困顿,肥沃的沙洲上,金色的麦浪随风波动,布谷鸟的叫声在空中回荡,由远而近,又由近及远,仿佛在下达开镰收割的动员令。

存根几近告罄的庄稼人,早已按捺不住丰收的喜悦,大片大片的麦禾在大娘婶婶们银光闪闪的镰刀下砍倒,大爷小叔们的小扁担一软一软挑着麦禾,腰肢一晃一扭地迈开大步,一路号子一身担当,挑进灯光灿烂的打谷场时,只见场上的脱粒机不知疲倦地飞转,机器旁有人把麦子和麦禾分开,一边是高高一垛麦禾……

当麦粒装进袋子要去机房粉碎时,我小心翼翼地推出自行车,那是一辆我父亲用半年的工资买的,平时用布罩住,舍不得我骑。我把麦袋放上车时,我娘反复叮嘱小心碰坏。

在粉碎机的工作下,浅浅的枣色和白色相间的麦粳就呈现在眼前。

回家后,大铁锅内开水沸腾了,麦粳就搅拌下锅,一直到锅内的麦粳嘟嘟冒泡,嘶嘶冒烟,灶膛内不再填柴,用余火保温。麦粳在高温中吸干水分后,就散发出诱人的香味。

劳累了一天的家人围坐在餐桌上,就着酸菜和一大盆酸甜的醋冷水吃饭,这醋冷水由冷开水、醋、糖精组成,如果田里有黄瓜,就切成片子放在汤里。

麦饭干香,口感很差,那一个个颗粒搁着牙龈,钻进牙缝,在咽喉部分下滑时,感觉干涩。两行眼泪就自然地流下了,那眼泪不仅仅是噎出来的,更多的是来自内心的排斥。

哭归哭,吃归吃,那是饥饿对娇贵的绝妙讽刺。麦饭难咽,并没有影响沙地人生生长发育,一开始只吃半碗麦饭的我,进食量与时俱增。

贩米的小船悠悠地从市场经济的激流中驶来,我们碗里的麦饭中掺和进了大米,米和麦粳的比例逐步发生了变化。

我们的菜肴,不再清汤寡水,如果我愿意,可以把每一顿都搞得有模有样,而且也用不了多少钱,这笔开销是我总收入的小小一部分。

终于,麦粳从沙地人的主食变成了养生的需要;半年收入买一辆自行车,变成了半年收入可以买一辆绿色环保的电动汽车……



梦想起航

朱晋



瀚海落日

周杰祥

父亲的“无情”

□朱霁云

我小时候的家,租住在如皋北门外的普济小学隔壁,父亲就在普济小学当校长。按照“就近入学”常理,我理所当然应该在一墙之隔的普济小学上学。可是到了我5岁上幼儿园的时候,父亲却把我送到了离家三里多路的安定小学。

我的幼儿园两年,小学6年,整整8年,每天来回4趟,都是一双小脚一步一步走过来的。在安定小学数百个学生里,我是离校最远的唯一,而不是之一。从家到学校,中间隔着通扬运河,河上有座木头大桥,每遇落雨下雪,我扶着桥栏,一脚挨着一脚走过。大桥重修时,旁边临时搭了一座浮桥,每逢大雨雪,我都是爬着过桥。尽管这么远,我却总是班上第一个到校,还常常在校门口,等着校工开校门。有一次,我头疼发热,硬撑着去学校,中午放学回家的路上,饥肠辘辘,头重脚轻,迷迷糊糊瘫倒在墙角,被普济小学一位学生家长发现,驮着送回了家。我曾问:“爸,我同学的家都靠近学校,为什么不让我上隔壁学校,要把我送这么远?”父亲答:“因为我在隔壁学校当校长。”

平时,父亲在墙那边上班,周六晚上回到墙这边的家。他还为母亲和我们立了一个规矩:周一到周六不可踏入学校,只有星期天才能到学校转转、玩玩。学校有电灯,可是我每天却在家里的煤油灯下做作业,有时在家门外的路灯下看书。我没有用过父亲学校的一张纸,我的草稿纸是家里订的报纸剪裁下来的边角纸。家里有块小黑板,我所用的粉笔,是父亲偶尔带回来的用剩的粉笔头儿。

一墙之隔的学校和父亲,对我们来说总是新鲜的,甚至有点陌生。

依稀记得上一年级时的一个星期天,我伏在父亲办公桌上,好奇地看玻璃台板下压的各种图图表表,看到了一张崭新的2分钱的票子,我特喜欢那上面的飞机。我用力掀起台板,拿出了那张票子,看看玩玩,顺手放进了口袋。

不久,父亲回来,雷霆万钧,一连三声雷:“为什么拿那钱?”“为什么我不在的时候拿?”“为什么拿了不告诉我?”母亲在一旁打圆场:“2分钱,拿了要要的,不要吓了伢儿!”结果,母亲也被“熊”了一顿。我认了错还不行,父亲还要我写一个东西(后来才知道那叫“检查”),我说有的字我不会写,可能父亲想想,我才一年

诗语词话江南好

□司辛轩

一枕诗信札,樱瀑催春夏。拉长历史星河的纵深,徜徉“春水碧于天,画船听雨眠”的江南向度,帘帘姝颜,眸眸潋滟,美得无可挑剔。古今多少文人墨客心乡往之,跨越山重水复,流连烟雨楼台,仅为蘸染几分情味。

江南一尺,岂止千诗万词!我偏爱“春到江南花自开”,囊尽况味清欢的惊天之悟,彻底的通透。放眼江南,诸般皆是好风景,四序回环无纤尘。姑且不论“人间天堂”苏杭,单就射雉而名的江海小城,满是“更恨如皋一箭迟”的忧恼。玉带河深嵌水绘园,洗钵池连着碧宛湖,恰若翡翠天成,情起一瞥、相许成说。由此体味,“最恨才情嫌梦短,难话春山冠九天”,也算得贴切。街衢巷陌、烟柳画桥,轩榭连台,绿颜蓝妆,那得此景尘环绕!加之玉米糝粥、草炉烧饼、老窖馒头、陈年黄酒,兼有萝卜皮“赛雪梨”、菽乳干“只此一家”,当称一众绝色!可知小浣溪畔,亭阁深映霏烟过,迟迟吾行醉蜀客,

级,不会写不是说谎的,他就写好了,念给我听,然后让我照着写,最后写上自己的名字,再念给他听,大意是,背着人拿东西是不对的,是可耻的,是坏小孩,保证以后再也不做这种坏事。父亲唯一手把手教我写的字,就是这份叫“检查”的东西!

小学毕业后,我考取了如皋中学,初一初二在城郊的分部,少说四五里路,因为有了小学走路的“功底”,倒比其他城里同学跑得轻松。那时候,学校根据学生的家庭情况评给“助学金”,我家五口人,就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,学校评我三等助学金。第一个月拿到1.2元,我就到新华书店买了课外书。后来,分管分部的如中副校长王修恺把我喊到办公室,告诉我,他和我父亲是老同事、老朋友,父亲找了他,说如中农村困难学生多,我家不要助学金了。之后好多天我没有理父亲。

父亲在几所小学任过校长,后任教育局教研室主任,再到如皋中学任副教导主任,单位都有宿舍,常年以单位为家。父亲除了周末、过年回来,对我们的家、对我们兄弟仨,过问很少。直至“文革”下放加力公社前,他没进过厨房,不知道米多少钱一斤。两个弟弟都是我辅导做作业,带着去上学。我十岁时,三弟出生了,正值父亲带队到南凌、柴湾公社视导,几周不回来,是我到派出所报的户口;妈妈婆婆不在时,三弟的尿布是我拎到家东边的河里去洗,冬天,浸在河水的十岁的小手,冻得发麻,红得像西红柿。

我曾经想,为人之父,父亲是否太过“无情”了?然而,我清楚地记得,我五六岁时,肚子疼痛不已,父亲半夜抱着我一口气从北门城外跑到城里的县人民医院,颠掉了眼镜而不顾。

我忘不了,我初二时考试,数学卷子漏了反面没做,各门功课第一次考试得了90以下,为此,情绪十分低落。父亲一连三天骑车送我到学校,一路鼓励我“跌倒了爬起来”。

现在,坐在父亲遗像前,我慢慢读懂了我的父亲——以他近乎迂腐、似乎无情的言行举止,杜绝了儿子们对他的幻想和企求,塑造着儿子们坚毅的人格和面对困难的勇气。父亲有如一个独特的园艺师,从不希望把我们剪扎成众人注目、精致无比的盆景,只是希望我们成为经得起风雨的树木。

大音希声,大象无形。我悟出了:情至深处似无情。



直言“我的乡愁远在渝东,却匆匆赶来与她相守到老”。咫尺江南,邂逅繁华金陵。龙盘虎踞之地,三山二水、六朝记忆,十里秦淮、天下文枢,真真的“江南第一州”。俯瞰紫金之巅,凭栏王谢堂前,一概诗心词意甚笃。夫子庙“徐行画舫灯影浪”,古林寺“采衣绣面斗春红”,梅花山“岚色烟光唤谪仙”,老门东“粉墙黛瓦长相共”,燕子矶“江湍石壁翻作浪”,又及“花映波开莫愁湖”“来燕桥畔曲巷斜”……三分金陵美,已堪江南最,闲愁半惹未许归。眷然其姝,陈情漫谭,也才悟得“帘波向晚吹皱眉”“属意耕深任语迟”。春暮夏好,秋待冬来,当下“山川过雨晓光浮”“粉妆俏弄蔷薇香”,信手间“满城梧桐催枫红”“催梅冷雨知冬寒”。沙漏度年华,顾盼解语花,惟以“只此青丝待鬓霜,灯影不负话轩窗”。

踏尽烟水路,“何似浣纱溪畔住”,自在忘忧处。“两岸人家接画檐”,帧帧迟见,死死契阔眷江南。